



隙

■ 小思

近這幾天，班裏有個學生很不開心。她鼓了一肚子

氣，儘管我說到什麼好笑的話題，全班都笑了，就只有她沒笑。還有，那本來緊貼鄰座的桌子，不知道是誰動手拉開——讓兩桌之間出現了一度罅隙。看在眼內，我可沒有作聲，因為：我只有等待！

多年來，我對學生座位的安排，都有一定方針：在第一個學期第一段考之前，讓學生自由找伴而坐。於是，老友多在一起了。也許，有些老師會不贊成這種方法，老友碰頭，那還了得？不談個翻天覆地才怪！但我卻認為：新學期、新組的班，往往使人感到有點「人地生疏」，身旁坐個老友，隨時照應照應，多少給人一種安全感，適應力也會強些。何況，在堂上，學生心血來潮，真要說起話來時，那還理

會身旁的是什麼人！老友不老友，也一樣照談不誤！如果老師有辦法把課室秩序控制得好，就是十個老友堆在一起，也不會有什麼不妥。到了第二段考——有時也會等到第二學期，我便會很用心的給他們一次大調動。這一次呀！必定幹得天怒人怨，彷彿把人家的骨肉拆散、或錯貼了門神——老友分開了、冤家死對頭相配成對！最頑皮和最乖的、最活潑和最固執的、平日早有心病互不理睬的……哈！果真熱鬧。可是，你們也別以為我會十分好過，因為，此時的我在學生心目中，便成了天字第一號壞人。暗地裏的怨罵，我倒可裝聾作啞，但怨聲載一簿（周記），卻不由我不看，也得沉住氣對他們一一開解。不過，經驗告訴我們，這種風浪，總會過去的。又不是什麼戴天之仇，只是小孩子式的嘔氣，多接觸了，取得協調和諧，絕不是件難事。不久，看見他們已經玩在一堆，我這個大壞人就可鬆一口氣。

其實，深深想一下，那度桌子之間的罅隙，就顯得十分天真和可笑。不是嗎？世界上還有哪種罅隙，能比得上人心與心之間，硬要做出來的距離？多年同學，既沒有什麼刻骨銘心的深仇大恨，過的又是單純快樂而不可多得的學校生活，竟然不知怎的？會弄得連三年兩載不理不睬。如今比鄰而坐，吝嗇得連一個笑臉也收藏起來，那心的距離，還不夠寬濶？如此看來，不足一吋的桌子罅隙，又算得上什麼一回事？

今天，我們敝首一堂，那是機緣。但誰能預料我們還有多少時間？你就想想：今天在你身旁的那個人，明天分手後，可能使天各一方。三年不語，豈不太殘忍了點？

旁人對於那隙縫，是毫無辦法的。是誰造成那隙，誰便該去使它重合。所以，我在等待！